

136

献给母亲

姜金城 朱采获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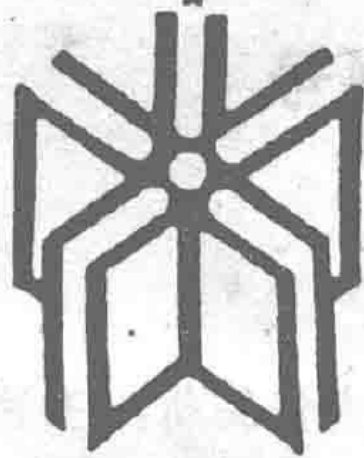
WU JIAO



五角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献给母亲

姜金撼 朱采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104号

责任编辑：王牧群

封面设计：陆震伟

献给母亲

姜金城 朱采荻 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 字数 141,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80511-691-1/I·183

定价：3.90元

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罗曼·罗兰

母爱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简单、自然、丰硕、永不衰竭的东西，就像是生命的一大要素。

——巴尔扎克

母子之爱是人世间最神圣的感情，践踏这种感情的人是不幸的。

——亚米契斯

序

姜金城

我禁不住的泪水，一滴滴落在这本书的书稿上。是无声的滴落，又是有声的滴落……

这是激动的泪水，是承受了伟大的母爱之后，幸福的泪水。坦率地说，当了十几年的编辑，在编选这部书稿过程中，我流的泪水最多；收获也最多。读着这一篇篇作品，结识了一个个母亲，于是，在感情世界里，我变成了一个富有者，因为我拥有了最多的母爱！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说：母子之爱是人世间最神圣的感情，践踏这种感情的人是不幸的。是的，一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这人世间最神圣的感情里生长，直到老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爱永远不会枯竭。有时，我在遐想，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也许仍带着母亲的爱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不然怎么行呢？生也好，死也好，都无法离开母亲的爱啊！

我十五岁参军，离开了母亲，那时鸭绿江边弥漫着战火硝烟。我离家的那天早晨，许多亲友赶来送我，一直把我送到新兵集合点。可是我的母亲没有送我，她连房门也没出，因为她不愿让我看到她的眼泪……几十年匆匆地过去了，

↓

像昨夜的梦。尽管远离家乡，我却常常在梦中见到母亲，她的微笑是亲切的、慈祥的，她的泪水也是亲切的、慈祥的，像故乡春天的山梨花，纯洁而又美丽。

我爱母亲，渴望得到更多的母爱。可是四十多年来，我没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机缘，只有对母亲的思念和对母爱的向往。也许正因为这样，我特别喜欢读写母亲的散文。郭沫若的《芭蕉花》、胡适的《我的母亲》、老舍的《我的母亲》、朱德的《母亲的回忆》、鲁彦的《母亲的时钟》、碧野的《母亲》、梅洁的《母亲》、李佩芝的《呵，母亲》、张新奇的《到妈妈身边去》、李成汉的《娘想儿，长、长、长……》、肖复兴的《母亲》……我都读得眼泪直流，读得像在沙漠中喝到了清凉的泉水那样满足与激动。我读三十年代的母亲，接受三十年代的母爱，我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母亲，接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母爱……不，确切地说，我是读中华民族的母亲，接受中华民族的母爱！

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许多作家都写过自己的母亲，在他们的笔下，母亲的形象是那么质朴，那么生动，那么感人，那么令人难忘。我很早就想选编一本写母亲的散文集，奉献给读者。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我和采荻同志选编的这本书送到读者手上了。

每当翻开这本书，看到一个个母亲穿过岁月的风雨，走到面前，走进心灵的时候，便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母亲的伟大和无私。正因为这样，在每个儿女的心上，对母亲的爱也是最深沉、最炽热、最真挚的。

郭沫若在《芭蕉花》中写道：“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胡适在《我的母亲》中写道：“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

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碧野在《母亲》中却是这样写的:“是的,大地上劳苦的母亲很多,而我的母亲却是劳苦者中之一。虽然,我做儿子的一时不能来报答她生身和抚育之恩,但我却要用无上的勇猛擎起真理的大旗,用血的搏斗来取得未来母亲们的幸福。如万里外的母亲有知,当会含笑为她的儿子祝祷……”

李佩芝在《呵,母亲》中写得深情而又隽永:“我爱母亲,不仅是她生我养我,给了我生命之躯。是她让我懂得了热爱生活,是她让我看到,我们苦难而又伟大的民族,为什么会在数次的浩劫过后,又毅然地挺起了腰身……哦,那覆盖着葡萄藤绿荫的小院早已消失了;那间矮小的茅屋也早被巍峨的大楼所代替;当年的小娃娃们如今也都到了自立之年,朝着理想的目标,大无畏地前进着;唯有母亲的爱,像这深邃夜空的星辉,永远在我心头闪耀……”

肖复兴在《母亲》中写得深挚而又痛切:“我知道,什么事情都会很快地过去,很快地被人遗忘。即使鲜血也会被岁月冲洗干净不留一丝痕迹,在死亡的废墟上会重新长出青草,开出花朵,而忘记以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也会吗?会忘记陪我度过三十七个年头,为我们尝尽辛酸苦辣的人生况味的母亲吗?不!我永远不会!我会永远记住她老人家的!”……

这是作家们含着思念的泪,对母亲表达的爱和深情,也是我们每个做儿女的,对母亲表达的爱和深情。母亲的爱像大海一样,是永远写不尽的;对母亲的爱也像大海一样,是永远写不尽的。

人生的旅途是漫长的,而且充满了风霜雨雪。当我们在这一条旅途上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或是回忆起白发苍苍

的母亲时,有多少感受、多少依恋要对母亲倾诉呢?望着母亲的白发,我常常想起高耸入云的雪峰,那么质朴,那么坚强,那么亲切,那么神圣!

没有比母亲更能承受苦难,承受思念,承受命运,承受对儿女的一切负担的了。也许这正是母亲的伟大,母亲的崇高,母亲的欣慰和幸福!

啊,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让这永远不会熄灭的巨大火焰,照耀我们的心灵吧,承受了这种照耀,我们就是幸福的儿女!

1992年3月8日

目 录

序.....姜金城 1

* * *

芭蕉花.....	郭沫若	1
我的母亲.....	胡 适	5
我的母亲.....	邹韬奋	10
我的母亲.....	老 舍	15
母亲的回忆.....	朱 德	21
我的母亲.....	惠浴宇	25
我的母亲.....	丰子恺	30
母亲.....	霁 野	34
母亲的时钟.....	鲁 彦	39
夜泣.....	凤 子	47
母亲的记忆.....	孙 犁	50
母亲.....	碧 野	53

* * *

母亲.....梅 洁 59

呵，母亲.....	李佩芝	66
机杼声声里.....	郭保林	74
写给母亲.....	张建星	80
到妈妈身边去.....	张新奇	86
母亲的书.....	琦君	95
怀念母亲.....	大荒	99
母亲的手.....	赵淑侠	102
娘想儿，长、长、长.....	李成汉	107
母亲的乡愁.....	章戈·尼马	116
我的妈妈.....	程乃珊	119
游子吟.....	俞黑子	127
妈妈的微笑.....	杜毅	138
我的母亲.....	郁风	145
母亲.....	肖复兴	153

芭蕉花*

郭沫若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

*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4月1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8月20日夜，写于福冈”。

① 杜琢章(1814—1857)，号宝田，四川乐山县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历任贵州省广顺等县县官。咸丰七年(1857年)死于黄平任内。

省城，倚人庐下^①，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取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缘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恢复过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一朵芭蕉花，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有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① 倚人庐下：即寄人篱下。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① 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②。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

①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② 海神名。据迷信传说，宋代莆田(今属福建)林愿的第六女，死后曾多次显灵于海上，元代至元中封天妃神号，清代康熙时又加封为天后。旧时沿海地带多为她立庙，有天妃庙、天妃宫、天后宫等。

花藏在衣袂下。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摘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什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摘了一朵回来，为什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罢？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什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0）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麩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麩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长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麩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

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

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